

賓客嘉話錄 松窗雜記 次柳氏舊聞
開元傳信記 大唐傳載 大唐新語
開元天寶遺事

唐代叢書

廿之三

省署嘉祿錄 松窗雜記 攻訐八卷
聞元傳信記 大唐傳載 大唐新語
聞元大寶遺事

唐代叢書

廿之三

劉賓客嘉話錄序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挈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丈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語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卽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替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

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偏次號
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
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綸序

隱居客嘉話錄

劉賓客嘉話錄

唐 韋絢錄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
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
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
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
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
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
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始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

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應
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
詩曰岌嶮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
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
不見餽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卽今賣
餽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餽字緣明日是重陽欲押
一餽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餽字不敢爲之常訝村員
外巨類折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旣遭孤老

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若非有據不可率爾道也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墟興甚早一旦召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餅以償欣然持解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聲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旣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噓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

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數曰多少卽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曰旣拜果百曰而罷公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叟時有四人是盧東美其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爲倖時德宗在興元以曹王有功且親奏無不允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得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以事必合得過也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勅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必定耳州名

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勅到必先弔而後
賀崔心懼从之蓋言其曰卽崔之忌日也謂趙山人曰
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撻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員
外百千只合得員外起一間竹屋又問之且我有宰相
分無曰有崔曰遠近曰只隔一兩政官不至三年矣及
某日私忌洪州諸僚皆知其說是日悉之江亭將慰崔
忌衆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甚
急使人遙問之乃曰州之脚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
崔員外奉副使過否曰不過却得虔州刺史勅牒在此

諸公驚笑果先慰而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鏹百千不受崔爲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經大段驚懼卽必得入京也旣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爲宰相崔憂間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張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同時宰相薛嘿然

不語既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始前進士我已正郎勢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侍郎拜相果同而時崔在姜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崧郎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

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皇帝
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悅德宗降
三日元宗立於高堦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繼
抱德宗來呈色不白皙耳仆前肅宗代宗不悅二帝以
手自下遞傳呈上元宗一顧之曰真我兒也謂肅宗曰
汝不及他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既而在位
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
皇帝幸蜀至中路曰憲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
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享國綿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緣衣裳却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緣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

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詢問巡知萬春乃言曰向見

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左

瓊州地名胸臆胸臆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

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胸臆下

音屈 綯日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迭之今惟言乙夜

與子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陽也嘗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
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襴衫入
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
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司徒

公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令入市公曰
吾計中矣計者卽自污耳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自王府長史三年爲新羅使始得
郎中朱紱因見宰相自言此事時宰不知是誰曰大是
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畿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
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
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可過三日過則鼻襯相
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賣其襯至公令取石

灰棘刺置於襖中令不良人命取釘釘之遂汴河訖乃
請見廉使使嘆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
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
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夜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
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秤量天下豈汝耶嘔啞
如應曰是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
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

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
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

榮之蒞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首蓿蒲陶因張
騫而至也絢曰豈非頗稜國將來而語詔爲蒞稜耶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新州杞陸丞
相贇張丞相宏靖李丞相藩皆云並爲宰相旣而盡然
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范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卽拜而言曰郎中有
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應亦且恕至第三遍不